

## 外来劳动力与上海大都市发展关系分析

武前波, 徐伟, 李子蓉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全球化和信息化推动劳动力在更大范围内流动, 并趋向于在大都市区聚集。外来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 同时也加剧了都市的社会极化现象。本文以上海为例, 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外来劳动力与上海大都市发展的关系, 认为外来劳动力改善了上海人口年龄结构, 提供了多样化的人力资本, 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和大都市区的社会多元化。同时, 上海经济结构转型也将为外来劳动力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使传统外来劳动力面临转型。因此, 应加强上海外来人口迁移政策研究, 协调外来劳动力和上海大都市互动发展。

**关键词:** 外来劳动力; 大都市; 经济转型; 社会空间; 上海

### 引言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 外来劳动力逐步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流动, 并越来越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针对劳动力发生迁移的原因分析, 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如博格将劳动力迁移原因概括为“推—拉”模型<sup>[1]</sup>。这些“推—拉”因素可以是与个人或家庭原因有关的, 譬如异地婚姻引起的移动; 也可以是与社会经济或环境的区域有直接联系, 如最早提出农村人口转移模型的刘易斯认为, 区域经济的二元结构是劳动力迁移的原因<sup>[2]</sup>; 麦茜认为人口区际流动是由劳动力供需的空间差异引起<sup>[3]</sup>。宁越敏研究发现中国流动人口迁移产生于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 即大都市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市场, 同时城乡差异是促使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巨大推力<sup>[4]</sup>。

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劳动力移动与产业的分布和城市发展是紧密在一起的。从地理学研究视角来看, 早期韦伯工业区位论认为, 产业具有布局在劳动力费用低廉地区的趋势<sup>[5]</sup>; 斯科特劳动空间分工理论认为由于交易关系网络和空间集聚而形成产业综合体, 可以吸引其他多元化产业和人流聚集, 从而促使大都市形成<sup>[6]</sup>; 徐玮和宁越敏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上海流动人口特征, 提出“区位力—推力—拉力”动力机制模型<sup>[7]</sup>。以上分析表明, 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会对劳动力产生较为强烈的吸引作用, 从而促使劳动力产生迁移流动。资源禀赋不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收入差异和较大的预期收益, 促使着劳动力向发达地区和城市进行迁移, 这些因素都会促进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舒尔茨曾经计算过, 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中期阶段中, 1/4 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sup>[8]</sup>。蔡昉研究认为劳动力迁移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大约在 16%~20%<sup>[9]</sup>。因此, 劳动力迁

收稿日期: 2010-4-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06JJD790009)

作者简介: 武前波 (1979—), 男, 河南滑县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博士生;  
徐伟 (1959—), 男, 上海人, 加拿大莱思桥大学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李子蓉 (1964—), 女, 厦门人, 泉州师范学院资环学院教授。

移对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时空压缩”开始出现,全球资本积累也经历着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转变,社会更加需求高素质技能型和知识型劳动力,而外来移民劳动力由于其传统的知识技能低级性以及文化语言等方面障碍,使之被困于社会底层。国际上的一部分学者观察到大都市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阶层极化现象,如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假说”提出,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但其形成也带来了空间和阶层极化<sup>[10]</sup>;萨森通过研究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全球城市证明了经济结构调整对社会阶层和空间极化的影响<sup>[11]</sup>。这些分析表明,移民劳动力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却陷入社会的底层。

同时,另一部分学者认为通过相关制度措施制定可以遏制社会极化,如卡斯特从信息化角度解析了城市经济社会转型,他注意到信息技术推动了职业结构升级,也促使社会趋向二元化,但他认为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管理措施,信息化社会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反而会促进更多就业岗位的产生<sup>[12]</sup>;而其他学者在针对欧洲福利国家和东亚大都市的研究中认为,欧洲国家通过政府制度管理应对社会极化具有明显效应;国家制度安排在影响东亚大都市社会空间结构变化方面具有决定作用<sup>[13]</sup>,如 Po-Fen Tai 在对新加坡、香港和台北等东亚城市的研究中认为,社会极化首先发生在外来移民劳动力市场而非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中<sup>[14]</sup>。如何通过制度的改进与更新来弱化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极化问题,是各国各城市正在积极研究探索的课题。

新时期中国上海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的目标,并面临着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后期向“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转变<sup>[15]</sup>,经济结构转型将会对社会职业结构及外来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已有研究更多注重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流动人口迁移问题讨论<sup>[16][17]</sup>,而关于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发展相互关系探讨相对较少<sup>[18]</sup>。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特征及其对上海经济作用贡献,针对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将会对外来劳动力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措施建议,从而揭示出外来劳动力与大都市发展的关系。本研究以 1978 年以来个别年份上海人口普查资料及抽样调查、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相关研究文献为主要数据来源,通过社会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来进行上述研究。外来劳动力一般分为户籍外来劳动力和常住外来劳动力,考虑到前者增长较不明显,本文所指的外来劳动力为常住外来劳动力,而本地劳动力即为户籍人口从业人员;外来劳动力数据按照相关年份所占外来流动人口相应比例计算得出。

## 1 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发展阶段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增长并不平衡,经历多次变化与波动。同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上海外来劳动力的人口与地域构成、迁移过程、从事产业等都体现出了不同的调整,这种劳动力的时空特征是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有密切关联的。根据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历年外来劳动力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用相关的劳动力数据。将上海外来劳动力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评述如下。

### 1.1 1984-1990 年:小规模增长时期

1984 年以前,国家政策全面禁止城乡人口迁移,城市外来劳动力相对很少(图 1)。1984 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为 70 万,其中外来劳动力仅占 6.63%<sup>[19]</sup>,数量较少;同年,上海被批准为沿海开放城市,外来劳动力开始逐渐流入<sup>[4]</sup>。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改革使中国农村产生

了大量剩余劳动力<sup>[20]</sup>。城市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突破了城乡人口迁移的严格限制<sup>[21]</sup>。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and 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市场<sup>[4]</sup>。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sup>[22]</sup>。这些“推一拉”作用的产生促使城市外来劳动力进入明显增长时期。1988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增长到141万，其中劳动力比重上升到61.41%，表明城市政策制度改革对外来劳动力增长作用明显。但与同时期广东沿海地区开放程度相比，上海外来劳动力发展基本上属于小规模增长阶段。

## 1.2 1991—2001年：大规模增长时期

1990年上海对外宣布开发浦东新区，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上海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进入一个补偿性快速发展时期<sup>[17]</sup>；同时，外资在中国布局开始由华南向华东沿海地区转移，上海吸引外资水平明显提高<sup>[23]</sup>；城市经济建设与外资流入促进了上海劳动力就业市场快速增容。1993年，上海外来劳动力达到200万，占外来流动人口75.56%，其中大部分主要参与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制造加工和低级服务经济活动，仅有小部分形成高级劳动力市场<sup>[4]</sup>。上海外来劳动力在经历了1994~1997年停滞时期之后，仍呈现出快速增加趋势；其间，上海为实现本地劳动力充分就业，曾实施了抑制外来劳动力优先就业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sup>[24]</sup>。截至2000年，上海外来劳动力达到288万，占外来流动人口73.4%，相比1990年增加了154万。

## 1.3 2002年以后：稳步增长时期

2002年以后，上海市经济建设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时期，产业结构逐步调整，降低工业比重，增强城市生产服务功能，对外来劳动力需求也开始平缓。同时，全国逐渐取消了农民工不合理收费，并放低城市进入门槛，相关政策自2001年就开始实施，减轻农民负担达50多亿<sup>①</sup>。由于上海大都市建设所形成的巨大强力吸引效应，外来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呈快速增长态势。2006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达到627万，常住流动人口467万，分别占全市常住人口1/3和1/4强；其中外来劳动力约445万，而上海本地劳动力为886万，二者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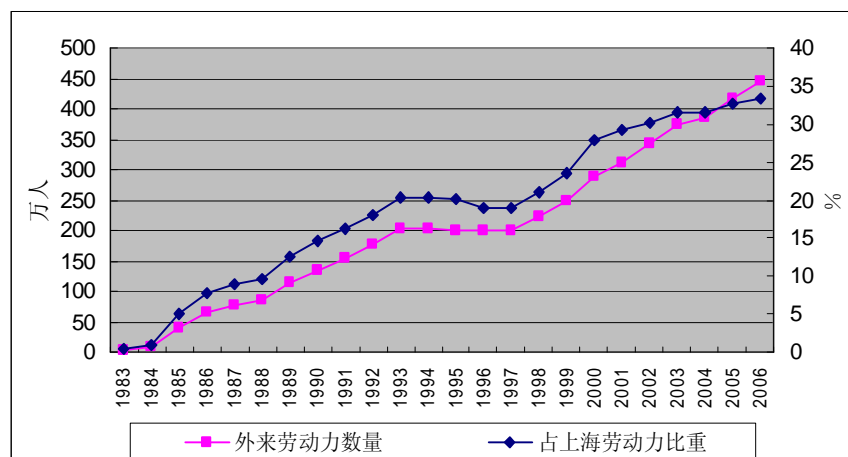


图1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劳动力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三、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市2000年外来流动人口普查数据，2003、2005年上海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

注：1985、1987、1989—1992、1994—1996、1998、1999等年份外来流动人口数据为推算值，引自徐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2004.

约为 1/2。这些表明上海国际大都市发展既需求大量外来劳动力参与经济建设，同时外来人口也逐步形成巨大消费服务市场，加速推动上海经济增长，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 2 1990 年代以来外来劳动力对上海大都市经济增长作用

波特认为，国家经济增长一般要经历生产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富裕推动四个发展阶段<sup>[25]</sup>；当前上海经济发展尚处于投资推动时期<sup>[23]</sup>，资本、劳动力是仍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 1 1990~2006 年外来劳动力与上海 GDP 平均增长速度 (%)

	1990~2006	1990~2000	2000~2006
GDP	11.68	11.59	11.77
固定资产投资	19.36	27.22	11.51
外来劳动力	8.55	8.48	9.63
本地劳动力	0.88	0.36	1.39
全部劳动力	2.53	1.71	3.35

资料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2006、2006 年上海统计公报及相关年份人口普查数据

1990 年以来，上海的外来劳动力和外来资本都处于相对活跃时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上海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在 11.5% 左右，外来劳动力平均增速达到 8.5%，而本地劳动力增速不足 1.0%（表 1），表明外来劳动力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 2.1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大都市经济增长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根据该理论建立上海经济增长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GDP = a + b_1K + b_2L + e$ ，K、L 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 $b_1$ 、 $b_2$  为解释变量系数。

根据该理论模型，现利用 1990~2006 年上海劳动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增长进行回归分析（17 个样本），来解释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结果显示，在以外来劳动力和投资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t 检验值表明各回归系数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调整的判定系数  $R^2$  达 0.989，表明回归模型拟合度较高，即外来劳动力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强（表 2）。与之相比，在以本地劳动力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中， $R^2$  为 0.996，t 检验值表明回归系数在 0.05 水平上显著，即 2000 年以后本地劳动力与 GDP 增长具有较强相关性（表 3）。

表 2 1990~2006 年外来劳动力与上海 GDP 增长回归分析

	1990~2006			1990~2000			2000~2006		
	偏回归 系数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p	偏回归 系数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p	偏回归 系数	标准化偏 回归系数	p
常数	-774.333		0.000	-566.018		0.092	-462.763		0.120
外来劳动力	8.877	0.682	0.000	7.963	0.560	0.003	6.058	0.402	0.009
固定资产投资	0.395	0.334	0.000	0.374	0.478	0.006	0.663	0.606	0.002

注：GDP 按 1990 年基准可比价格；p 为显著性检验的概率。

从外来劳动力与投资构造的回归模型来看, 1990~2000年, 外来劳动力的产出弹性高于投资, 达到 0.56; 2000年以后, 投资产出弹性开始大于外来劳动力, 达到 0.61, 这符合上海全部劳动力与投资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尽管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生产要素, 特别是外来劳动力表现更为明显, 但投资仍旧是促进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因子。

表 3 2000~2006年本地劳动力与上海 GDP 增长回归分析

		偏回归系数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p
	常数	-5416.656		0.015
1990~2006	全部劳动力	0.530	0.448	0.030
	固定资产投资	6.176	0.537	0.012
	常数	-4224.194		0.044
2000~2006	本地劳动力	0.584	0.534	0.019
	固定资产投资	7.631	0.471	0.029

注: P 为显著性检验的概率。

## 2.2 外来劳动力与上海主要产业发展

1990年以后, 第二三产业是支撑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现利用 1990~2006年各支柱产业增加值与外来劳动力做相关分析(17个样本)(表4), 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与上海各主要产业部门发展具有密切相关性, 并高于全部劳动力与各产业 GDP 增长的相关系数; 表明外来劳动对上海主要产业经济推动作用大于本地劳动力, 特别是工业、建筑业和商贸业部门。

表 4 1990~2006年外来劳动力与上海主要产业 GDP 增长相关系数

	工业	建筑业	交通仓储 邮电通信	批发零售 贸易餐饮	金融 保险	房地产
外来劳动力	0.967(**)	0.942(**)	0.961(**)	0.978(**)	0.865(**)	0.977(**)
全部劳动力	0.965(**)	0.884(**)	0.956(**)	0.944(**)	0.759(**)	0.940(**)

注: \*\*P<0.01.

## 3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3.1 促进上海人口增长, 改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 14 年保持负增长态势, 而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依靠外来劳动力补充。2006 年上海常住人口 1815 万, 比上年增长 37 万人, 户籍人口 1368 万, 比上年增长 8 万, 表明上海人口增长基本上全部来自于外来劳动力。“十一五”期间, 上海经济发展仍将需求每年新增 20~30 万人口, 这将主要依赖于外来劳动力输入。

表 5 上海户籍人口 60 岁及以上所占比重变化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比重 (%)	18.3	18.6	18.7	19.0	19.3	19.6	20.1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上海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同时,上海户籍人口正在趋于老龄化发展,60岁以上人口比重日渐提高,2006年已经达到20.1%(表5),这种现象不利于城市经济健康发展。而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来劳动力正好可以抑制这种不良发展态势,改善本地人口年龄结构。五普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外来劳动力284万人,15~49岁之间占95.6%,其中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占75.5%。因此,《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表示上海将合理引入年轻的外来经济活动人口,对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填谷削峰”,增强人口活力和经济活力。

### 3.2 满足上海多样化人力资本需求,推动城市主要产业部门发展

1990年代以后,上海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快速发展阶段,并迅速扩大了劳动力市场容量,城市设施建设、工业制造以及商贸社会服务等主要产业部门,特别是许多低级服务行业,如餐饮、零售、清洁、运送、印刷、保安等,都急需大量多样化劳动力;而上海本地劳动力已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外来劳动力流入正好填补这种空缺,促进上海大都市多元化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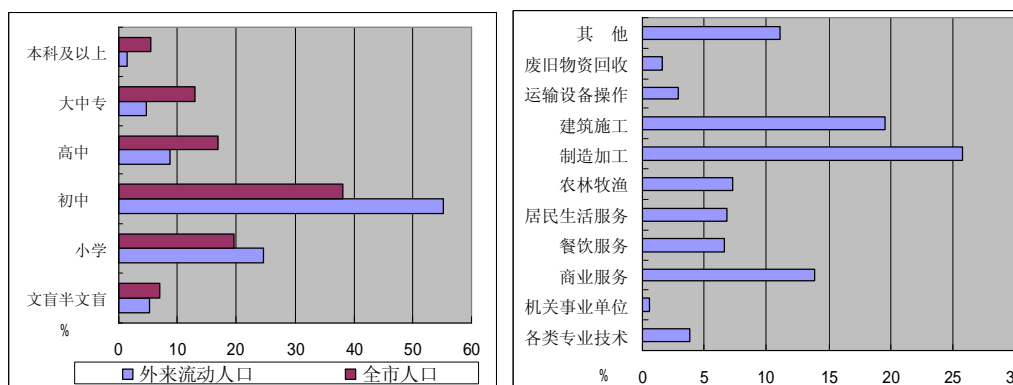


图 2 2000 年上海外来劳动力文化结构和职业结构

资料来源:上海市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外来流动人口普查数据)

2000 年“五普”数据显示(图 2),上海外来劳动力的 75% 以中小学教育文化程度为主,形成了中低级劳动力市场,主要供职于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商业服务等领域;而另有 12% 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形成中高级劳动力市场,就职于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和技术岗位,并有一部分属于私营个体企业主及自由职业者。

### 3.3 提高上海国际化程度,促进城市新兴产业发展

随着上海大都市日渐对外开放,有相当部分的国外劳动力正逐步流入。2000 年以来相关数据表明,在沪常住外国人口总体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图 3),2001 年超出 5 万人,占上海常住人口 0.37%,到 2006 年增加到近 12 万人,占上海人口的 0.66%;并主要以供职于外资企业、驻华机构以及外国专家和留学人员为主,约占 85%。国际劳动力进入可以为上海带来先进经验技术和知识信息,如他们在跨国公司(TNCs)办公网络中的集中与流动,对发挥国际大都市的首要功能,特别是先进生产服务行业有着积极促进作用<sup>[26]</sup>。而相比全球国际性城市,2000 年伦敦的外籍人口比例约为 30%,纽约外籍人士比例约为 15.6%<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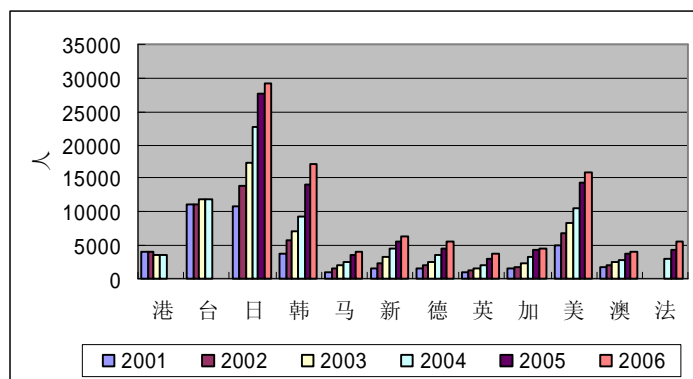


图 3 2001~2006 年上海常住外国及港台地区人口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

注: 缺失 2005、2006 香港与台湾数据

#### 4 上海大都市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和影响

霍尔认为: 20 世纪末决定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力有四个, 即第三产业化、信息化、新的劳动分工和全球化<sup>[27]</sup>。纵观 1978 年以后上海经济结构演变 (图 4)。由于上海长期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 其第二产业经济比重严重偏高。直到 1990 年以后第三产业才获得快速发展, 于 90 年代末产业比重达到 50.8%。但进入新世纪以后, 上海经济结构出现缓慢演进态势。截至 2006 年, 第三产业比重仍停滞在 50.6%。这表明上海经济结构正在面临着转型, 即如何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这也将会对外来劳动力需求产生较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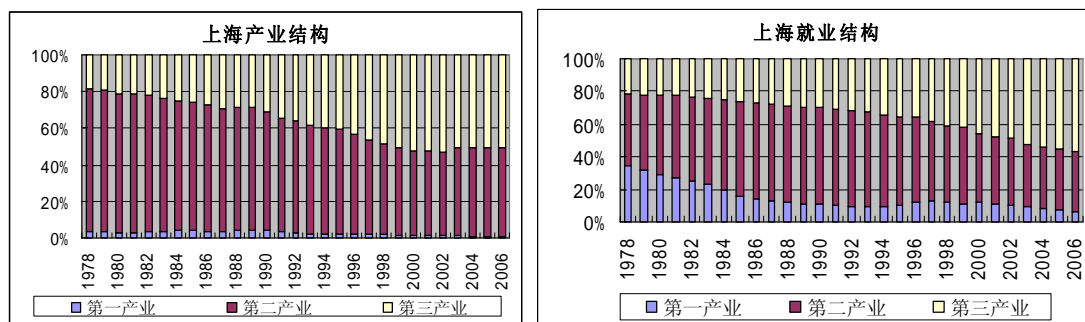


图 4 1978~2006 年上海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 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

##### 4.1 增加就业容量, 提高从业门槛

新时期上海确立了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这将需要努力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先进产业的发展将需求一定数量的高级劳动力, 这为高素质外来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目前, 上海大部分劳动力集中在工业制造、建筑、商贸交通物流、居民社会服务等部门, 约占 70%, 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相对较小; 从 2002~2006 年就业变化来看 (表 6), 总体就业数量持续增长, 每年约增加 20~30 万就业岗位, 其中制造业占据主体地位, 但呈缓慢下降趋势;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务、居民服务等消费型服务业岗位增加数量较多, 比重较大; 信息服务、金融房地产、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较小, 但绝对数量增长

较快；其他事业行政管理类就业岗位增减变化不大。表明未来上海将对高素质劳动力和服务业劳动力产生较大需求，但从业标准正逐步提高。

表 6 2002 ~ 2006 年上海各行业劳动力增长变化 (万人)

年份	农业	采矿	制造	电气水 供应	建筑	交通 邮政	信息 服务	批发 零售	住宿 餐饮	金融
2002	84.25	0.05	282.34	6.09	31.65	45.2	4.4	108.29	19.18	15.13
2006	55.33	0.05	279.08	5.4	43.1	49.23	9.89	134.66	25.9	19.57
增加	-28.92	0	-3.26	-0.69	11.45	4.03	5.49	26.37	6.72	4.44
年份	房地产	租赁 商务	科技 服务	市政 管理	居民 服务	教育	卫生 福利	文化 娱乐	公共 管理	总计
2002	25.91	18.54	11.45	7.66	60.24	28.61	15.83	8.92	18.3	792.04
2006	29.95	50.98	16.15	7	83.83	27.77	18.41	10.16	19.05	885.51
增加	4.04	32.44	4.7	-0.66	23.59	-0.84	2.58	1.24	0.75	93.47

资料来源：2003、2007《上海统计年鉴》

“十一五”期间，上海在建设“四个中心”过程中，将对高技能人才提出紧迫需求。据相关统计预测，今后现代服务业、物流业大概需求 3000 名高级管理人才，商贸业需求上万名技能人才，“世博会”需要数千名会展高级服务人员，都市型创意产业可以吸纳 5 万多人，而在“推动大产业”“建设大项目”“构筑大基地”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中，每年将需要新增 20~30 万劳动力<sup>⑧</sup>。

#### 4.2 扩大收入差距，强化社会空间分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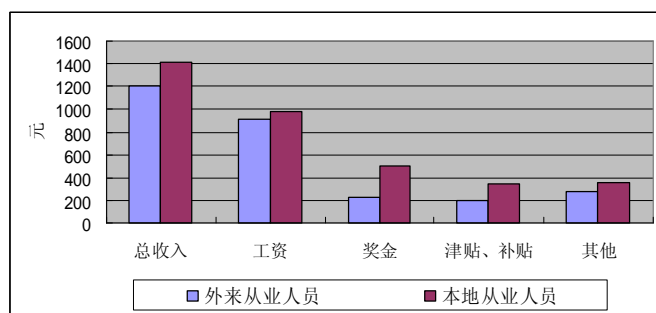


图 5 2003 年上海外来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收入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周海旺，肖黎春.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上海劳动力市场研究. 人力资源研究，2004，3.

上海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极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目前，上海本地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待遇相对较好的技术或管理部门以及行政事业垄断性行业，而外地劳动力大部分属于低级产业部门，仅有小部分就业于高级职业岗位；据 2003 年调查，外来从业人员从事“商业”“服务性工作”“生产运输相关工作”等“蓝领”职业比例为 91%，比本地从业人员相应比例高出 37.1%，而相应“白领”职业比例仅为 5.9%，比本地低 38.8 个百分点<sup>[28]</sup>。同时，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二者所享受的福利待遇相差较大（图 5），显示出上海已经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



弗里德曼认为,区域发展将使“经济空间”和“生活空间”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sup>[29]</sup>。目前,上海的社会空间分异程度正在增加。高收入阶层包括大部分本地劳动力和部分外来劳动力,一般供职于中心城区的高级生产、服务和管理部門,具有较强购买力,可以在中心城区居住生活;而更多的外来人口分布在中心城区局部和外围郊区的低层次服务、建筑和加工制造部門,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生活居住条件较差。

相关数据显示(图6),2005年上海户籍人口的50%位于中心城区,而外来流动人口的60%分布在近郊和远郊区,但也有25%集中于中心区。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大部分居住在租赁房屋和单位宿舍工棚,所占比例高居83%(2000年)。就业和收入状况影响着租赁房屋的质量,基本上以简易房屋为主,而自购房仅占4.5%。以上表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已经明显存在,并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空间结构调整,将会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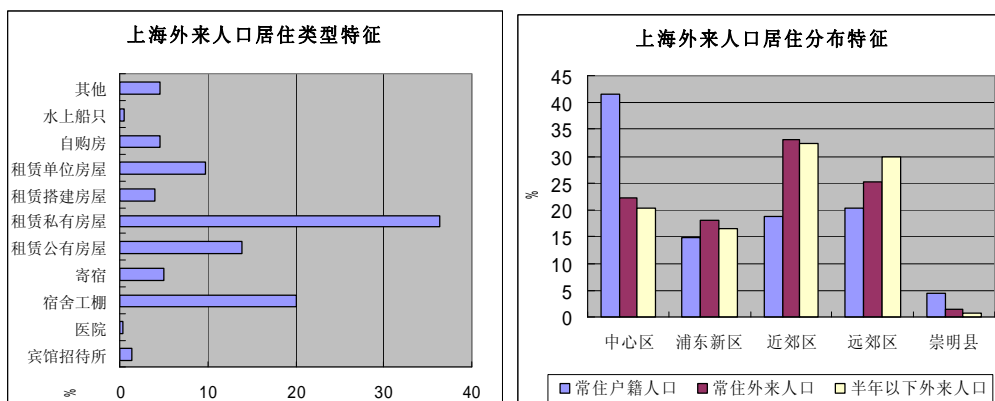


图6 2005年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居住特征

资料来源:上海“五普”数据、2005年上海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注:中心城区—黄浦、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近郊区—闵行、宝山、嘉定;远郊区—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奉贤

## 5 结语

目前,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持续推动作用,包括产业发展、财政收入、城市建设、人口繁荣等方面,而上海大都市的形成也时刻影响着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产业升级、劳动工资、城市居住和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障等,这是在研究过程中所无法割裂的两个方面,而已有理论研究更多侧重于单方面分析。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外来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这与以往结论较为吻合,即上海“区位力”作用和国家范围内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推-拉”模式,由此,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重要迁入地。相比国外发达国家,上海外来劳动力更多是中国省区流动人口,国际移民相对较少,因此避免了一些民族性或政治性问题,而全球化程度提升仍需增强对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同时,与国外全球城市的社会极化现状相比,上海也已经出现社会异化迹象,而与之较为不同的则是上海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时空压缩”式发展阶段,生产制造仍然需求大量传统性劳动力和众多高级劳动力的补充,这对上海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问题提出挑战,即如何保持一个城市繁荣与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随着上海日益崛起为全球城市,城市经济面临转型,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产业结构急需升级,城市竞争力有待提高,随之相伴将是社会异化程度加深。所以,外来劳动力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传统劳动力需求将日益萎缩,知识技术型劳动力增容空间较大,如何实现外来劳动力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上海

大都市所要应对的重要现实问题。由此,今后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第一,外来人口迁移政策研究。外来劳动力迁移政策涉及到城市能否有效吸引国内外劳动力,特别是在制度上能够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如户籍制度的开放性、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这样有利于促进外来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从而提高上海大都市竞争力和国际化程度。

第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研究。上海经济结构转型将会影响到城市就业市场变化,因此,要能够使劳动力市场适应经济结构转型,保持外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避免过量外来劳动力涌入给城市造成压力,同时要认识到大量外来人口能够长期生活在城市必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第三,如何建立公平的外来劳动力市场。已有全球城市发展表明,社会极化可能首先会发生在外来劳动力市场。因此,按照公正公平原则,建立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并能够保障和维护外来劳动力相关权益,这是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

第四,加强产业空间调整相关研究,协调“经济空间”和“生活空间”矛盾。此方面已经出现最新研究成果<sup>[30]</sup>,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该重视外来劳动力的生存居住状况,针对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有效改善外来劳动力居住条件,如在房地产及住房租赁市场上,通过相关政策研究,能够更多地考虑到低收入外来劳动力的住房问题。

#### 致谢

感谢宁越敏教授指导

#### 注释:

① CCTV《经济信息联播》“九部委取消对农民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2004-8-3.

② 引自《东方早报》“上海论坛 2007:沪人口国际化程度仅为伦敦百分之一”.2007-05-26(3)

③ 引自《文汇报》“上海产业发展紧迫需要的人才”.2007-05-23(5).

#### 参考文献

- [1] Bogue,Donald J.“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Study of Population:An Inventory Appraisal [M].Hauser and Duncan(ed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164.
- [2] Lewis,W.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22:139-191.
- [3] Massey D.S.et.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 review and appraisal[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3,19:431-466.
- [4] 宁越敏.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7,2:9-16.
- [5] Weber,A.工业区位论[M].李刚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25.
- [6] Scott,A.J. Metropolis:from the division of labor to urban form[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176.
- [7] 徐玮,宁越敏.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流动人口动力机制新探[J].人口研究,2005,6:47-55.
- [8] 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7.
- [9] 蔡昉.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四大障碍[N].人民日报,2000-8-21(9).
- [10] Friemann,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J].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17:69-84.
- [11] 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42.

- [12]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10.
- [13] 余佳,丁金宏.全球城市社会极化与发展型国家关系研究综述[J].见全球化与大都市发展论坛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编.2007.367.
- [14] Po-Fen.Tai.Social Polarization:Comparing Singapore,Hong Kong and Taipei[J]. Urban Studies,2006,43(10):1737-1756.
- [15] 张庭伟.制造业、服务业和上海的发展战略[J].城市规划学刊,2005,3:2-8.
- [16] 任远,王桂新.常住人口迁移与上海城市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3,5:42-48.
- [17] 王桂新,戴贤晖.外来人口与上海市的发展:影响、趋势与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5(s).7-15.
- [18] 熊世伟,范炳全,宁越敏.90年代我国特大城市发展及流动人口的关系探析—以上海为例[J].城市问题,1998,6:23-27.
- [19] 王午鼎.90年代上海流动人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4.
- [20] 宁光杰.经济增长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经济问题探索,1995,4:28-29.
- [21] 辜胜阻,简新华.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46.
- [22] 蔡昉.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8-16.
- [23] 宁越敏.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J].经济地理,2004,3:313-317.
- [24] 许庆,封进.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研究[J].政策研究报告(复旦大学暨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2006.25.
- [25] Porter.P.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M]. The Free Press. 1990.421.
- [26] 周振华.上海要吸纳更多国际熟练劳动力和移民[J].世界中国学论坛.2004.19.
- [27] Hall,P. The Global City[J].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1996,48(1):15-23.
- [28] 周海旺,肖黎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上海劳动力市场研究[J].人力资源研究季刊,2004,3:14.
- [29] 约翰·弗里德曼.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区域发展的矛盾[J].戈岳译.国外城市规划,2005,5:5-10.
- [30] 李健,宁越敏.199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空间变动与城市空间结构重构[J].城市规划学刊,2007,2:21.

## Analysi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labors and metropoli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WU Qian-bo, XU Wei, LI Zi-rong

**Abstract:** With progress in globalization and new information, more and more labors are migrating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or metropolitan area in search of work. Migrant labors have pushed urba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brought lots of social economy questions such as urban poverty. The paper is an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labors and metropoli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points out migrant labors can improv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upport a wealth of talent, so as to make great progress in urb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in Shanghai city will bring opportunity and threat for migrant labors. So we should study on population policies to make migrant labors harmonize with metropolis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Key words:** Migrant labors; Metropolis; Chan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social space; Shanghai